

祝贺世界华人文化研究会 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贺诗选

千島詩頁

第三一六期
2024年7月中

(散文诗)
我们，炎黄的一脉
钟子美（香港）

多个故乡的候鸟是我们的图腾。
母亲河黄河与方块字是我们永远的信仰。
也是我们落叶归根的基因、潜意识的召唤。

我们的名字叫华侨，叫海外华人。
我们不是别人，我们是炎黄的一脉。
山高水远，奇葩异草，也还是同一个根脉。

满天星斗，万年中国。红山玉龙灵光四射，
贾湖骨笛传出悠扬的曲韵，
中华文明的拂晓时分，我们与祖国在一起。
陶寺刻符，甲骨契文，混沌中，
方块字升腾飞舞，
中华文明的清晨时分，我们与祖国在一起。
展卷诗经，由楚辞汉赋而进入唐诗宋词，
中华文明鼎盛时刻，我们与祖国在一起。
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崖门蹈海，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中华文明至暗时刻，我们也与祖国在一起。
一万年的血亲，一万年的文明，
此刻受了新思想的牵引，
在琴棋书画四美中，在新世纪的旗帜下，
在一切方块字的载体中。
我们与祖国在一起。

我们结识了五洲四海，
五洲四海因我们认知了中华文明。
墨西哥奥尔梅克的股商文字、
古罗马人对丝国人的仰慕、
爪哇岛锦石港施大娘子对郑和的盼望……

历史的纵深见证着。
地理的宽阔见证着。
现时代的风在高天劲吹，
中华文明的复兴擦亮全世界的眼，
人类共同体的曙光即将到来。

曾经有过血泪，曾经有过乌云，
一切都已过去。
现在万里晴空，牡丹如海。
我们再次以中华文明优雅的极致聚首，
用心灵的光谱描绘全世界，描绘中国人，
包括海外中国人前进的姿势。
中国的红梅相约美国的云杉；
法国的梧桐与中国的银杏同行；
印尼的极乐鸟与中国的寿带鸟共鸣共舞。
我们春秋与共，拥有同一个天空。

我们的故事，说不完，描不尽。
因为我们，是炎黄的一脉，我们，
有共同的过去，
我们，有共同的未来。

赤子之心 秦柏柳
贺世界华人文化研究会换届

赤子之心，
宛如朝阳初升，
在世间的喧嚣中，
闪烁着纯洁的光芒。
跨越千山万水，
怀着浓浓的中华情，
在繁华的都市中，
坚守内心的宁静。

赤子之心，
犹如闪烁的辰星，
在漫漫长夜中前行，
迎着风雨，
谱写新的篇章。
有我们坚韧不拔的背影。

赤子之心，
在茫茫人海中，
我们寻找着那份最初的纯真。
在忙碌的事务中，
我们保留着那份深深的热诚。
一个永恒的承诺，
连接着对家国的眷恋之情，
无论世界如何变迁，
让理想展翅飞升！

赤子之心，
形成我们共同的信念，
一个永恒的承诺，
连接着每一个华人的心灵，
无论世界如何变迁，
华人文化的精神永远闪耀！
华人文化，
是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在世界的舞台上，
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与荣耀，
由我们去传承。

啊，世界华人文化研究会，
集合了一群中华文化精英，
在知识的海洋中，
探寻智慧的源泉。
新旧交替，
继往开来，
为了共同的梦想，
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

浅夏白兰香 吴素娟
贺世界华人文化研究会传统文化院成立

白兰树伫立，微风下摇曳的花瓣
缓缓飘落
香味儿充满迷惑
圣洁的灵魂格外芬芳

传统文化，像信鸽一样凯旋
在文字里轻飞曼舞
在浓稠的花香里回应
在频繁的话语里长存

多么欢愉美好的日子呀
此刻我们举杯
报答生命中愈加之爱
报答优雅的支持

易经，儒家，国酒，服饰
彼此努力，相互促进
此刻，传承者依次点燃光源
如同遗失的爱重返人间
天空的蓝，淹没世俗
赞颂坚定不移的脚步

传统，文化，像白兰花的莹洁
仿佛在肯定今天的灿烂
在浅夏雨水滋润下
找不到辜负的理由

隐题诗
**世界华人文化研究会
召开贺诗**
叶竹（印尼）

世人举目翘盼
界定是此时的依据
华夏文化
人人有责维护
文星七剑臂上雕弓(1)
化蛮夷为祥和气场
研心性妙宝(2)何惧西风猖狂
究为勤农望(3)风景这边独好(4)
会稽竹箭灿紫云(5)
召丹极飞诏老臣(6)
开开心心聚一堂
贺诗庆历(7)展唐宋风采
诗书漫卷狂(8)打西方妖怪

注
1: 腰间宝剑七星文，臂上雕弓百战勋。
(唐·王维《赠裴旻将军》)
2: 但信研心性妙宝，何烦衣外觅明珠。
(唐·王梵志《回波乐其三十二》)
3: 究为勤农望(清·弘历《雨余其二》)
4: 风景这边独好(毛泽东《清平乐·会昌》)
5: 会稽竹箭天下闻，青岭霜可摇紫云。
(宋·黄庭坚《会稽竹箭为薪春傅时作》)
6: 丹极飞明诏，轺车召老臣。
(元·赵孟頫《送董参政赴召》)
7: 贺诗庆历何惭宋，议论阳城可愧唐。
(明·徐居正《金文良等戏作一律》)
8: 漫卷诗书喜欲狂。
(唐·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主编: 叶竹
诗页电邮: qiandaoshiye@gmail.com
诗页浏览: fengtipoeticclub.com/qiandao/menu.html
千岛日报电子版: qiandaoribao.com/epaper/

世界华人文化研究会换届赴广州交接
调寄减字木兰花 依（宋）吕渭老体
赖宝华（香港）

回春艳绪，天海晴云江畔住。且看金秋，北梦南缘次第收。
素心几许，归向重生逢好雨。相约兰舟，壮志西窗信可酬。

甲辰六月二十五日
世界华人文化研究会港澳台分会 钟子美
第一次理事会于香港佐敦醉琼楼召开有赋

喜得传人高建瓴，
一时硕彦发青青。
凭栏岂见长江度，
两岸春山跟不停。

附和钟子美会长美文
李辰逸

世界华文谱建瓴，
辰龙大运八人听。
承前启后开新甲，
四海平原筑玉庭。

祝贺世界华人文化研究会换届
刘尚礼

一举幡旗文化杨，
四洋激荡说炎黄。
华人自古多含蓄，
夷族从来要扩张。
格律诗词精绝美，
画书儒道意深藏。
五千历史珍稀贵，
寻宝掘金飞凤凰。

人当相忘在江湖 --- 悼郑敏

王伟明（香港）

在上海，那年能与北京「五叶」会面，着实难能可贵。而在不同诗友、文友的介绍下，我更先后与绿原、邵燕祥、冯至、卞之琳、江枫、刘湛秋、牛汉、屠岸、任洪渊、北岛、顾城、芒克、荀红军、李方、岛子、虹影、傅浩等相聚，谈诗论艺。

记得当年每逢盛夏，我都会携同妻儿开展中国之旅，最终目的地总选北京。由于广州有火车直达，还可在香港预购车票，纵使36小时的硬卧车程一点也不难受，我们也甘之如饴。抵京后，我总会抽空夜访校尉胡同的曹辛之，以及应邀到京郊清华大学十七公寓的郑敏家午餐。曹辛之猝逝后，我稍改行程，上午先往北京大学向谢冕请益，随后再到清华去。当年郑敏虽然年齿已长，餐后仍兴致勃勃陪我们在清华校园内四处闲逛，边走边谈。那时她早已退下杏坛，仍受托带些研究生(包括章燕、李勇毅、白艳霞、孙爱华、萧莎等)。对现代思潮的发展，她简直了然于胸，特别是文学理论方面，让她啧啧称奇。那时我们谈得最多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美国诗人阿什贝利(John Ashbery); 言谈间我十分困惑，为何她对新思潮和书刊竟会那么了如指掌，难道她天天查看资料?

她喜欢跟我胡扯，也深知我爱说些歪理。袁可嘉的态度刚好与她相反，对我的说法十分认真；要是我稍偏离话题，他便会急忙纠正，常常弄得他脸红耳赤。郑敏素知我爱胡言乱语，从不跟我较劲，只顾自说自话。要是刘福春在场，他总会急急忙忙把话题扯开，免得我们为此争辩，只有童蔚在旁窃笑而例不答腔。

十多年前，每逢春节初一，我都会按惯例拨长途电话分别向灰娃和郑敏拜年。我和郑敏讨论的范围甚广，从解构主义、布罗斯基(Joseph Brodsky)、后现代、冯至、布鲁姆(Harold Bloom)、余光中、卡普拉(Fritjof Capra)、钱钟书、钱瑗、莎士比亚，以至家庭或学术圈趣闻琐事，总是聊得乐此不疲。这种所谓「脑震荡」经常会擦出火花，两小时的闲谈往往让我获益良多。可惜，其后因不少广告推销及各种诈骗电话层出不穷，令她的家人苦恼不已。逼于无奈，童蔚只好停止固网电话而改用手机，免得郑敏再受骚扰甚或受骗。自此我们的长聊，只能画上句号。

我所认识的诗人，他们的孩子泰半以女娃居多，诸如：冯至和姚平/姚明、卞之琳和青乔、绿原和若琴、辛笛和圣思、郑敏和童蔚、袁可嘉和晓敏、屠岸和章燕等，只有罗青和浩原例外。或许是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吧，老一辈诗人基本上深受外国文学薰陶，创作复转益多。而「九叶」诗人，更以「学院派」为主。辛笛和郑敏，曾游学欧美，自然备受西方文学影响。因此，他们的创作与当年盛行的主旋律有点格格不入，终成了异数。这趋向难免容易令人遗忘，甚或刻意遮蔽(shadowing)。对郑敏文学创作影响最深者，莫若冯至，加上她也爱钻研德国哲学，不少诗句因而常饱含哲思；虽非一般的晦涩，若不仔细推敲，还是难起共鸣，尤其段与段之间的情景交叠。

郑敏性格倔强，从不服众。晚年她对时下的诗创作晦涩难懂，以及汉语的欧化翻译腔等，颇有微言；曾多次为文缕析箇中种种乱象

和流弊，呼吁文学界好好仔细反思。可惜，她的规劝附和者甚少，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遑论拨乱反正，令她忧心如焚。

据我细察，郑敏的老伴童蔚诗白对她颇为忍让。自童老离世后，她显得有点儿寂寞，就连自己摔倒弄伤，还是逞强不愿就医，令对她呵护备至的女儿童蔚左右为难，殊不好过。

2009年春，画家张仃假故宫举行捐献画展，同时举办研讨会。我躬逢其盛，还在他门头沟家暂住。我趁机初访荷清小苑，竟获童蔚设宴款待，并与刘福春一同午餐。郑敏谈锋甚健，饭后还邀我们再喝咖啡畅谈。多年重晤，她早已年过八旬。值得欣慰的是，她说起话来仍是井井有条，没有时下长者常见的重复、窒碍。当时我实在有点儿担心她年事已高，容易累倒，曾多次托词话别；岂知她执意不允，这样两箇多小时的长谈倏忽便溜走了。辞别时，她竟向我抱怨说，能与她畅谈者日少，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待我说后会有期时，她突然冒出一句“next life”来，刹那间让众人错愕不已，欢愉的气氛也立时僵化起来。人急生智，我只好急忙改说“next year”来解困；谁料她竟一再重复“next life”这句话。众人困惑之余，却实在答不上话。或许她已参透了生死，这番话只是有感而发，以印证人生无常吧！

往者已矣，郑敏年前已离我们而去；有缘的话，也许真的来生再会。只是，如今能与无拘无束畅谈者，又有几人？

2022年7月18日初稿
2023年1月1日定稿



左起：王伟明 谢冕 郑敏 袁可嘉 孙玉石

1981年，《诗风》为庆祝出版一百期，拟刊印《世界现代诗粹》作纪念，就冒昧向世界各地（包括国内）诗人邀稿。

当年国门虽则重开，惟我们对国内诗坛近况，其实所知不多。我们位处南隅，根本无法获知劫后诗人的存殁。无计可施下，我只得向北京《诗刊》主编邹荻帆求助，请他代向诗人邀稿。最先寄来诗作和照片的，是「九叶」诗人之一的陈敬容，其后邹荻帆、辛笛亦纷纷惠稿支持。就这样，两岸诗人总算在《诗粹》重聚，同时也不致一方留白。《诗粹》出版后，国内寄来的诗稿日多，《诗风》更先后刊发了北岛、顾城等不同风格的诗作。我们亦因而跟世界各地不同诗友、文友取得联系，促进海内外的文化交流，而《诗风》也俨然成为沟通两岸诗坛的桥梁。

我和陈敬容其后经常通信，对部分诗人近况因而也略知一二。1983年，我和内子联袂初访北京，并经陈敬容的悉心安排，在她宣武门西大街的家认识了在京的「三叶」，包括曹辛之(杭约赫)、杜运燮和郑敏。袁可嘉因事未克赴会，后他独自陪我们到圆明园去。穆旦早逝、唐祈在兰州、唐湜在温州、而辛笛则